

神秘的财富引发疯狂，
「铤而走险」会不会成为
最终的选择？图穷匕见，
拼死一搏，陨石猎人
正在路上……

鉴宝

陨石猎人

李贺◎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隋石猎人

鉴宝

李贺◎著



序章	天罚	/ 1
第一章	冰心道人壶	/ 4
第二章	鹿皮图	/ 19
第三章	符号	/ 36
第四章	“专家”	/ 54
第五章	惊涛	/ 68
第六章	山鬼	/ 83
第七章	魂断	/ 99
第八章	鬼村	/ 117
第九章	异象	/ 134
第十章	珍陨	/ 149
第十一章	抓“鬼”	/ 164
第十二章	心痕	/ 179
第十三章	葬礼	/ 194
第十四章	偷坟	/ 211
第十五章	买不来	/ 227
第十六章	反叫价	/ 243
第十七章	非常拍卖	/ 259
第十八章	逐星	/ 275
第十九章	大结局	/ 291



——序章 天罚——

一九六二年春——河南——深山

“快！下吊索！这叫‘破土见财’！好兆头！”一个长者模样的人站在坑边上扯着脖子喊。

一具金丝楠木棺材，在村头的荒地里重见天日了。

几个中年妇女交头接耳：“哼，修水渠挖出棺材，晦气都来不及，还见个啥财哩……”

“我向毛主席保证，这里面绝对有好东西！”一个猫脸的汉子叉着腰，啧啧地咂嘴。

“我呸！你还有脸提敬爱的毛主席？”妇女瞪了他一眼。

一群壮汉七手八脚地在棺材上方，搭起了三脚架，有人跳下坑去，刨了刨棺材下的土，用缆绳牢牢地兜住这口棺木的四角。

北方的棺木，与南方的有些不同。南方的棺，通常比较厚重，形状比较圆滑，通常要刷上黑漆或者朱漆。北方的棺材板子相对薄一些，而且见棱见角，棺体多为雕龙刻凤，而且底部都有个空心的座。

这主要是由于北方的葬俗，讲究死者不接地气，也就不会发生尸变。

当然这只是民俗，尸变不尸变，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

坑底的汉子，兜好缆绳，拍拍棺材盖子，冲上面喊：“中！起财咧……”

这个村子，四面背山，村口穿过一条山间狭路，正对逍遥河。听风水先生说过，这样的格局，叫作“藏风聚气”，是难得的宝地，“外邪难入，内财不泄”。

村里的老人讲，当年段大帅（段祺瑞）带着大军路过这里进行战略性避难，称赞此地“人杰地灵”，这里的娃娃长大能当上府台。





其实这也不大可信，因为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识字，别说府台，连蒜苔都没出一个。所以人们对什么战略性避难的北洋之虎段大师，自然又鄙视了。

然而这“藏风聚气”的风水，人们也就不以为然了，大家该怎样耕田，还怎样耕田，一如既往。

就在1961年，村东的“老疍硬”在自家地里挖出一副棺材。

那里面除了一副骨架以外，还有满满两罐子白花花的银元宝。

老疍硬因此暴富，又怕别人揭发他家走资本主义路线，全家偷着迁到沁阳城里住洋楼了。

紧跟着，豆腐坊的胡二愣子，在给儿子盖新房挖地基的时候，也挖出了一副棺木，棺材里同样是满罐子的金银财宝。胡二愣子自然也成了资产阶级，不敢留在村子里，举家迁走了。

这一下，全村的人可眼馋了，都盼着自家地里能挖出个资本主义棺材来。

从此，村子里的人有事没事，就到村后树林外的地里“修水渠”。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运气，也并不是每具棺材里都有宝贝。大多数棺材里还都是一堆枯骨的。然而那些没有任何宝贝陪葬的可怜的“棺材瓢子”，人们也就不再费力埋回去了，干脆连同他们容身的匣子，一并用牛车拉了丢到后山去。也有的，就留在原地。

如此之多的棺材，侧面告诉人们一个信息，那就是这里的确是个风水宝地，否则，前朝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葬在这里。

一具具棺木被挖出来，久而久之，后山成了丢弃棺木和枯骨的专用场所。这无疑使这块无瑕的风水宝地，染上了污点。

后山成了禁地，村里人渐渐地对后山从心底产生了恐惧，村子里甚至有人传起“闹白凶”的谣言来。

所谓“白凶”，就是指尸体下葬多年，环境所致而不腐，全身干瘪，皮肤上长出细细的茸毛，科学上分析，这主要是一种霉菌的缘故。相传弃尸在荒山野岭的白凶，通常昼伏夜出，见到动物或活人，就会扑上去吸干血液。

鉴于这个谣传，村子里多半人夜间是不敢出来的。

然而单纯的传说，还是无法抑制住人们挖棺材的热情。这不，村长动用了大工，立誓要把自家的黄茺田翻个底朝天。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儿总算找到一具。看这棺材的外观，乖乖！金

丝楠木雕花！看来墓主生前身份一定不一般。

村长的手颤抖着，脑子里满是洋楼钞票和细粮……

“喀喇啦！咣！”随着棺材盖子被镐头抡开，忽然一声惊雷似的巨响震得村民们浑身一激灵！紧跟着便是大地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啊！白凶！棺材里有白凶！”

“白凶发怒啦！天谴！”人们在恐惧中四散奔逃。





——第一章 冰心道人壶——

二零零七年晚春——北京——京南出租屋

火热的夏天，来得太迟了。

陈天巡放下手中的一本《忠义水浒传》，叹了口气：“唉！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在一起能做什么？”

他缓缓地走到窗前，眯着眼睛望着窗外懒洋洋的太阳，心中想着餐桌上吃腻了的鲍鱼海参，龙虾海蟹，以及早已厌了的两个情妇……

新加坡海边的别墅，应该卖掉一处了，因为应酬太多，没时间过去休养，那几处二层小楼却成了他思想上的负担……

院子里车库中的两辆保时捷，左右也应该出去遛遛了，总放着也会出毛病的……可是偏赶上司机请假，他自己高贵的腿，是绝不掉价去踩油门的……

妻子每个月都坐飞机去巴黎买衣服，这几天耳根子清净了许多。

“哇！哇！哇……”

里间屋，婴儿的啼哭打断了他的思维。

妻子段月晴的喊叫，夹杂在孩子的哭闹声中从厨房里飘出来：“陈天巡！家里没米了，出去买点儿啊。”

“没米了？怎么会？前天我才去邻居家借了两碗啊。”陈天巡结束了他的白日梦，回到了现实中。

“你表舅昨天来，不是煮了粥吗？”

陈天巡不言语，去翻墙角钉子上挂着的一个破羽绒服，翻来翻去，只找到一张破了角的五毛票。

“你还有钱吗？”陈天巡用手擦了一把脸，同时也抹掉了脑海中那些鲍鱼龙虾、名车豪宅。



厨房的布帘挑开，露出半个消瘦的脸和乱草一般枯黄的头发：“你问我要钱？我哪来的钱啊。你也不出去找事做，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还整天捧着这本《水浒传》看闲杂儿。你拍拍胸脯想想，这个月的房租交了没，水电费也没着落……”

“得、得、得了！打住！啊。”陈天巡一摆手：“我这叫隐居，现在是我事业的低谷，你就忍忍吧，等咱富了，就要啥有啥了。”

“富你个头！你成天在家看《水浒传》就能赚钱了？我看，这日子没法过了！”妻解下围裙，跑到卧室，抱着孩子呜呜地哭起来。

陈天巡背着手，在地上寻了个烟屁股，走进厨房用煤气炉点起来：“放心啦，钱嘛，会有的。”

妻带着哭腔的念秧儿：“你成天在家待着，怎么会有钱？你看看和你一起进京来的老宋，人家做了驾校的教练，现在一个月两千多块……你呢？”

“你别拿我跟老宋那厮比！”陈天巡瞪眼了：“他爹是酒厂当官的，有的是门子，我爹是种地的，怎么比？我老子要是市长，我还用上什么班？”

“就算你爸是地球球长！他能养你一辈子吗？”妻也扯开了嗓门：“再看看你堂弟，人家年纪轻轻就做了研究所的副所长……”

“有完没完？滚你妈蛋！”

陈天巡喊着让妻子滚蛋，自己却摔门出去了。

走在大街上，陈天巡越想越气：这是什么世道？你看看，成了什么样子？大街上七七八八的小姑娘，就敢开着小跑车耀武扬威……还整天跟吃了笑药儿似的。这些腌臢厮们……羡慕死老子了……

十字路口，一辆蓝色的轿车在马路中间慢慢悠悠地掉头，大抵是新手吧，扭了好几回都没有如愿。

陈天巡看在眼里，怒由心起：这泼才小娘，不会开车就不要开嘛，交通都让你们这些菜鸟堵塞了。婶可忍叔不可忍……

他喉咙里鼓气，憋好一口痰，打算“呸”之而后快。谁知没等他出声，身后的便道上却传来惊天动地的一声：“呸”。

陈天巡猛回头，想看看是哪位“好汉”像自己一样仇富。

这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正瞪着眼，望着大路中间那扭捏的轿车，嘴里嘟囔着：“什么破技术，糟蹋这辆车了！”





这人身高一米八左右，上身军绿色户外竖领夹克，下身迷彩海军陆战队作训服，脚上蹬着一双高腰军警靴。往脸上看，瓜子脸，黄脸膛，高鼻梁，两道剑眉倒竖，小分头，鼻子上架着特大号的偏光蛤蟆镜。

陈天巡意外见到此人，用手捋了捋小寸头，白净的大方脸上露出了笑容，几步走上前，一把抓住这人的手，一对虎眼眯成了缝：“啊呀！兄弟！是你啊？”

这人摘下蛤蟆镜，一双杏眼上下打量了一下陈天巡，面露惊讶之色，笑出左脸上一个酒窝，猛地挽住陈天巡的胳膊：“啊呀！大哥！你啥时候来北京啦！”

这人正是陈天巡的堂弟陈羈言，古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陈羈言师从郭文鼎教授，原先是博物馆的管理员，同时也是一名化石猎人，天南地北到处挖掘化石，为博物馆搜集藏品。后来辞职，潜心研究郭文鼎的鸟类起源学说，居然当上了古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

“我来北京这都两年了。”陈天巡扭着头去看那扭捏的蓝色小车。

“那你怎么不联系我？”陈羈言略带埋怨。

“嗨！大伙都忙嘛，也就一直没跟你联络。”

其实陈天巡之所以没有联系这位堂弟，主要由于他现在已经是个副所长，而从前那个博物馆豪放不羁的小管理员儿，已经从陈羈言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影子了……

一向孤傲的陈天巡绝容不得年龄小的人比自己强。

“大哥现在还看《忠义水浒传》不？”陈羈言笑笑，露出左脸上的一个酒窝。

陈天巡也不回答，拿着大哥的架子，用手一捏他屁股：“这么长时间看不见了，你小子在野外风吹雨淋的，想不到模样一点没变，还是长得这么水灵，像个大姑娘。”

“拉倒吧，我要是长得像姑娘，沙和尚都可以去选美。”陈羈言拨开他的手：“大哥，这是干什么去？”

陈天巡撇着嘴，晃着肩膀子笑笑：“还不是跟你嫂子吵了几句，出来散散心啊。”

“哦！为什么吵架？”陈羈言关心地望着陈天巡的眼睛。

陈天巡避开陈羈言的目光，眼睛瞅着自己的鞋子：“唉！还不是……你嫂

子说中午吃西餐去，我说吃鲍鱼捞饭，结果争执不休，我一赌气，就出来了。唉！人要是有了钱啊，就是麻烦，真怀念当初粗茶淡饭的日子啊。”说完肚子里咕噜咕噜作响。

陈鞅言大大讶然了：“啊呀，哥哥这是发了什么横财啊？成天鲍鱼捞饭地招呼啊。”

陈天巡晃着大方脸：“嗨！不就是做了点小生意吗。”

“哦……”陈鞅言看了一眼脖子上的红光探洞表：“啊呀，大哥，本来呢，咱哥俩应该找个地儿坐坐去。这不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一步了，你住哪里？回头我去看你。”

“啊呀，不用，我家别墅离得远，在郊区呢……还是我去找你吧，你还住西便门吗？”

陈鞅言点头：“是啊，还在那儿住呢……我除了在所里，还经常出去绕世界转悠摸化石，有机会一块儿出去玩吧，挺有意思的。”

陈鞅言随口一说，把一张名片塞给陈天巡，挥手招来了出租车。

“对了！”陈鞅言忽然又走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石头塞给陈天巡：“大哥，这是我在野外随手捡的，你拿着玩吧。”

说完他坐上了出租车，绝尘而去。

有机会一块儿出去玩吧，挺有意思的……这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陈天巡的心里。

“跟着这个化石猎人出去捡捡剩捞，卖个三百五百的……主意不错。”陈天巡打定了主意。

他举起手里的黑石头仔细看看，见这个核桃大小的玩意儿，通体黑褐色，带有油亮的光泽。更有意思的是，石头表面几个像是手指捏过的印记，深深浅浅的极不规则。用手掂掂，还真沉。

“这是什么玩意儿？铁矿……”陈天巡不大喜欢，但是想到是久未谋面的堂弟所赠，一时也不好意思扔掉。

正午，各大饭店里飘出阵阵伴着推杯换盏声音的酒菜香气。

陈天巡咽了口唾沫，望着一家名为“九道江山”的大饭店门前一排排的汽车，咬牙切齿了一番：“奶奶个熊猫，什么玩意儿，回头老子全给你们扎了胎，堵了排气筒！”





他扭着脸一面走一面隔着饭店玻璃朝里望，一个个满嘴流油或不流油的先生，和那些优雅或不优雅的女士，使陈天巡感到从心眼里那么不舒服。

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只盼着能找到一个熟人，接济自己一下。然而，刚才碰到了陈鞅言，却被虚荣的毛病冲昏了头脑。

陈天巡溜溜地在街上转悠了半天儿，回到城南自己的出租屋里。

孩子已经睡下，妻子坐在窗前，没好气地望了他一眼，继续扭回头看捡来的过了期的报纸。

陈天巡掏出街上捡回来的烟头，走到煤气炉旁边，想打着炉火点烟。

妻子听到了煤气炉打火的“哒哒”声，连忙问：“你做饭啊？”

“我点烟！”陈天巡耷拉着脑袋对着煤气灶上幽蓝幽蓝的火苗，点燃半截烟屁。

“抽！抽！抽！就知道抽！抽死你！”妻子又在挑战了。

陈天巡的火儿“腾”地一下冲到了脑门：“你他妈存心找事是吧？”

妻子将手中的报纸一扔：“陈天巡！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看你，啊？游手好闲，什么事情也不做，嫁给我吃过什么？啊？以前你在老家，一个月几百元还能承受，现在呢？来到北京，我又生了孩子……”

陈天巡越听越火，男人的自尊受到了打击，他随手从厨房的窗台上摸起一个物件，想对准妻子扔过去：“你给老子闭嘴！”

那物件还没出手，陈天巡忽然间望着手中物愣住了。

这是一个脏兮兮的紫砂壶，还是结婚时，妻子从娘家带过来的。

陈天巡把它拿在手里的时候，忽然想到：这个玩意，我早就怀疑它是个古董，我为什么不拿到古玩市场去夸夸价儿呢？弄不好能换他几箱子方便面呢。

想到这里，陈天巡把这个紫砂小壶儿顺用手用抹布包了，径直出门。

刚出门，妻子追出来喊道：“你又想干什么去？”

陈天巡头也不回：“干什么去？给你找饭门去！”

二零零七年春——北京——潘家园古物市场

“清末民初的，嗯……”

潘家园藏云阁老掌柜、陈天巡的房东李文轩先生，戴着大号儿的水晶石花

镜，仔细端详陈天巡放在柜上的紫砂壶。

“这个……值钱不？”陈天巡不管什么清末民初，他最关心这东西的价钱。

李文轩拿起紫砂壶，指着壶底上的印章：“看见了吧，这款儿是‘冰心道人’。”

“哦，是个老道啊！”陈天巡四六儿不懂。

李文轩先生摇摇头：“‘冰心道人’是清末民初年间紫砂大师程寿珍的号。你这把壶，颜色有点儿像瓷器中的茶叶末釉，这壶身正面呢……就这个凹进去的龕，你看，这里面还坐着一小人儿……龕外壁装饰有桃树、桃花、桃叶，还有这壶身另外三侧都是雕刻的飞云纹儿……你看看，多么典型的程寿珍作品啊。”

“李叔，你别跟我白话这些没用的。”陈天巡已经从李文轩语气中听出这是个宝，现在他急于把这把壶变成方便面：“究竟能卖多少钱？”

李文轩先生摘下眼镜，放在一旁，摸出鼻烟壶儿来，倒了点儿末末在手指上，吸进鼻子去，稍后，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天巡啊，你知道，叔儿是玩石头的，不玩儿紫砂壶……”

“哎呀！您咋不是玩儿吗，给个价儿得了……”

李文轩摸着冰心道人壶：“呵呵，玩收藏这行儿啊，喜欢的东西千金难求，不喜欢的……无论多金贵，也是一文不值啊。”

陈天巡的屁股都潮了，急得横蹦：“哦，感情您老白话了一堆，不要我这玩意儿啊？”

“你别急。”李文轩回头找了个锦盒儿，装了那冰心道人壶，递还给陈天巡：“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叔儿明儿个给你带个买主儿，估计这壶卖他个十万八万的不是问题。”

陈天巡一听可乐惊了：“呵呵，那我可得好好孝敬孝敬您老！”

“家去吧！回头记得赶紧给我交房租，叔儿就乐颠儿咯，吃瓦片儿的也不容易啊。”

“哎！这玩意儿卖出去，先给您老交房租，那我就仰仗叔儿了。”天巡的膝盖弯下去。

“去吧，明儿一早儿，我就把买主儿给你带过去。”



二零零七年春——北京——监狱门前

晚春下午懒洋洋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高墙里的杨花柳絮忽忽悠悠地跟着暖风翻出墙来。

她进去的时候，穿的是风衣，毛呢料子的冬裙和过膝的长靴，现在这些全部归还给了她。然而这个季节，服刑时的囚衣比这身要轻便多了。

大路两旁红色的便道砖，夹着中间一道灰褐色的痕，雪白的柳絮落在路面上，好像在给这道伤口撒盐。

高墙外的空气，很清新，也很自由。从前的事，尽数留在围墙里。

也许人生本就是一堵围墙，人们不断地走进去，走出来。

起风了……一段辛酸的往事，走过了……一条干净的街道。



二零零七年春——北京——博物馆

陈羈言下了出租车，噔噔噔地踏上了博物馆的十七级台阶。对于这些台阶的情况，他比现任馆长王奕翔要熟悉得多。

博物馆门口检票员小袁，大老远地看见陈羈言走过来，作为以前的同事，她迎出去：“哎呀！石头……啊……陈所长！你来啦！”

“小袁，别扯淡，不是一直叫石头吗，现在咋成了陈所长……奕翔在吗？”

“嗯，馆长在等你。”

陈羈言对博物馆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包括迎门的暴龙化石。

他跟着小袁径直奔向办公区，远远地便看见一个身着灰色西装的高大汉子迎过来。

王奕翔是辽西人，曾经是北古所研究员，由于成绩突出，年前接替前任馆长张宝亭管理博物馆。他生性豪放，虽然说着普通话，却带有东北浓浓的野山鸡炖蘑菇的味道。

“哈哈，陈大所长！你咋才来啊，快，屋里坐！”

陈羈言进屋，一屁股坐在馆长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抓起王奕翔的烟来，抖出一根儿点上：“奕翔啊，有句话怎么说的？”

“什么？”

陈羈言抓抓小分头：“叫那个……哦，对了，家门口的草不吃，等着外国驴来啃一口，才知道甜是吧？”

王奕翔笑了：“你个臭石头，我怎么听着你话里有话儿啊。”

陈羈言把脚翘在桌子上，开门见山地问：“前一阵子你是不是请了一帮南京的专家，跑逍遥河边儿一个山里看地层去了？”

“哎呦！我的大所长哎，你连这个都知道啊！”王奕翔拍着陈羈言的肩膀：“这世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你什么时候讨老婆我不知道。”陈羈言和王奕翔交情不一般，谈话自是跟拉家常一样。

“哎！”王奕翔叹口气，正色道：“石头啊，你说的没错，我前两天啊，的确是请南古所的赵瑞成所长去过那边的山里勘探，哎……你先说说，你怎么知道的？”

陈羈言吐出一口烟：“赵瑞成咱们常打交道，他们南古所，咱们北古所，你想，能不认识吗？他们出发前我就知道信儿了。”

“哦！”王奕翔拍拍宽大的脑门儿，眯着豹子眼，用手一捋络腮胡子：“这样啊，这就是你说什么外国驴咯。”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吗？”陈羈言闭着眼睛问。

“他们……”

“啪——！”陈羈言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他们全都被送进了医院！”

这一拍，王奕翔浑身一激灵：“怎么？这你也知道？”

“是啊！咱所儿的冯雨、谭馨他们当时也在那边儿考察，正好在逍遥河边儿遇到他们。”陈羈言站起身来：“当时跟着赵瑞成所长的三个化石猎人，全部精神失常。赵所长也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昏迷不醒！”

“原来是你的人救了他们。”王奕翔咬着嘴唇点点头。

陈羈言抓着小分头：“我的人把赵所和三个化石猎人送到医院，第一时间跟我汇报了。”

王奕翔挠挠大胡子：“你的人高风亮节啊，救了人不留个名儿……不过说的也是啊……逍遥河边儿大山里，难道真的有鬼？”

“有鬼？”陈羈言皱着眉：“这话儿怎么说的？”

“你的人去那边考察，有没有进入逍遥河北面的深山？”王奕翔问。





陈羈言想想：“没有，他们的任务在南岸考察古人类石器遗址，不过他们是在北岸发现赵所长一行的。”

“北岸……”王奕翔紧紧握着拳头，来回踱着步子：“北岸深山里有个无人村……我叮嘱过他们不要去那村子的……”

“奕翔，到底怎么回事？逍遥河北岸到底有什么猫儿腻？”陈羈言面色凝重。

王奕翔望着桌上的一叠儿资料文件：“逍遥河北岸，曾经居住着许多人家，但是一夜之间，全村的人都搬走了……原因是一口棺材被打开了。”

“哎！王奕翔同志！咱可是唯物主义者啊，你不要搞封建迷信宣传！”陈羈言听这话后背有点儿发凉。

“我也不知道。”王奕翔叹了口气：“据说那个村子的人，全都喜欢挖棺材，拿里面的金银财宝，后来天上降下了鬼神，打算报复村民。根据资料记载，当时天上一道火光，大地颤动，村民们全吓坏了，纷纷收拾东西远走他乡了。”

陈羈言噗嗤笑了：“哎呀，这扯淡话你也信啊？”

“谁信啊？信我还委托赵所长他们去看地层？逍遥河北岸虽然方圆百里没有人烟，但是根据地质图来看，那里是侏罗纪晚期的地层，绝对有可供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王奕翔谈起科研资料，两眼放光，但是这光芒随即黯淡了：“可是为什么赵所长和三个化石猎人会遭遇不幸……我实在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赵所现在昏迷不醒，三位化石猎人又疯疯癫癫……”

“所以你叫我来，想委托我去解开那个谜？”陈羈言摇晃着腿，把烟卷儿掐灭。

王奕翔摆摆手：“不是委托你，是请求跟你组队，咱们一起去。去逍遥河北岸，解开二十年前那个天降火光的秘密。同时查出致使赵所他们遇险的真相，也算给南京方面一个交代。”

“呵呵呵，奕翔啊，主要是为你自己的愧疚埋单吧。”

“算是吧……毕竟是我委托赵所他们的。”王奕翔缓缓踱到窗前，望着外面挤在高楼大厦缝隙中的一丝天空。

陈羈言重新坐下，拿起那一摞资料翻看着：“逍遥河北岸……我很有兴趣，你不说，我也要去。”

二零零七年春——北京——京南出租屋

陈天巡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家，把锦盒放在桌上，翘着二郎腿取出那把冰心道人壶来：“月晴！你来看看！”

妻子抱着刚刚哄睡的孩子，瞪了他一眼：“你小声儿，孩子刚睡。”

“看见了吧！这壶，咱房东李老爷子说值个万儿八千的。”陈天巡明显很兴奋，打开壶盖朝里面忘了一眼，从鼻子里挤出笑来：“看看，这里边这么多茶垢，足足有一公分了。这把脏兮兮的破壶，居然那么值钱……”

妻子也纳闷：“哎，你说这壶好在哪儿啊？”

陈天巡摇摇头：“我也不大懂，反正明儿买主儿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了钱咱先买个小车儿开开。”

妻子自然很高兴，露出了进京以来第一次笑脸儿。小两口儿守着这把壶，好像守护生命的希望，好日子就快来了……陈天巡觉得这把壶，简直比段月晴怀里的孩子还娇贵。

“哎！这壶里脏兮兮的，我把它刷刷干净吧，明儿买主来了，咱也显着体面。”陈天巡抓起紫砂壶，跑进厨房用清洁球里里外外刷了个干净，满心欢喜迎接第二天财神爷的降临。

陈天巡临睡前脱裤子的时候，裤兜里那块黑乎乎的石头滚落在地板上，陈天巡顺手捡起来扔到了桌子上。

这一夜，陈天巡和段月晴都没睡好，一会儿这个起来看看壶，一会儿那个蹦起来用枕巾把壶包上抱进被窝……

两人望着屋顶，痴痴地想：有了钱……自然是先买米……不，买什么米？每天下馆子！孩子么……也喝喝洋奶粉……至于车子，就一人一辆……兰博基尼……还是梅赛德斯……

夜，是漫长的。尤其是被一种希望充斥的夜，更加漫长。

墙上的电子钟的秒针，不知道是电池由于陈天巡咬的次数过多（普通五号电池，没电了咬一咬可以继续凑合十天半月），还是因为年久中轴生涩了，好久才蹦一下。而每一秒，带给陈天巡夫妇的是更多对明天的期盼和对未来好日子的无尽憧憬。

这一夜，孩子由于段月晴奶水不够，吃不饱，醒了好几次。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东方现出一丝鱼肚白，陈天巡和段月晴却睡着了。

在这名副其实的白日梦中，他们依旧在考虑着如何花这一大笔钱……

“咚！咚！天巡！开门啦！”

李文轩老先生如约而至了，陈天巡急忙一激灵爬起来，用脚踹醒了段月晴，一边回应着：“来啦！来啦！”慌乱之中踢翻了地上的痰盂儿，惊醒了襁褓中的婴儿。

门外果然是李文轩，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讲究的胖子，这使陈天巡的眼睛乐成了一条缝儿。

这胖子足有二百斤，小寸头，水泡眼，大宽脸，元宝耳朵，一身绛红色的中式裤褂，圆口布鞋，脖子上搭着雪白的围巾。左手大拇指上戴着翡翠扳指，其余的手指也被红红绿绿的宝石戒指占据。尤其腰间耷拉着的一块儿战国古玉和手里摆弄的一对油光闪闪的虎头山核桃，证明这位爷是个不折不扣的玩儿家。

李文轩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儿的古董玩儿家，铁四爷。祖上是山西大财主，吃的是宫廷俸禄，家底子厚。你那东西他要是看上眼，那可是走了好运啦。”

陈天巡赶紧招呼妻子倒茶。

段月晴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声音比蚊子打喷嚏大不了多少：“家里哪儿有茶叶啊？”

铁四爷也不在意，咧着大嘴呵呵一个劲笑：“陈老板，您那宝贝，拿出来上上手吧。”

陈天巡四下望望，心说：哪有个什么陈老板？

李文轩一拽他袖子：“叫你呢，上货吧。”

“哦！好、好！”他这才回过闷儿来。

是啊，在陈天巡的思维里，“老板”这个词，离他很远，远得遥不可及。

冰心道人壶终于摆在桌子上，陈天巡伸手隆重地揭开盖在上面的枕巾。

“嗯！好！好啊！”铁四爷把手里的虎头核桃揣在兜里，小心翼翼地捧起紫砂壶，翻来覆去地看，又掏出放大镜仔细研究那壶底的落款儿。

陈天巡和段月晴手心都出汗了，眼睛一个劲儿盯着铁四爷夹着的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

李文轩老爷子抱起陈天巡的孩子，笑眯眯地用胡子去扫孩子的小脸儿：“呵